

语言行为理论下的语气词“吧”的语气功能探讨

金 倫 我*

<目 次>

- | | |
|----------------|---------|
| I. 引言 | 2. 承诺行为 |
| II. 表达言外行为的“吧” | 3. 指示行为 |
| 1. 断言行为 | III. 结论 |

I. 引言

“吧”是现代汉语中最常用的语气词之一，汉语研究者已对此作过不少研究，但是研究者的观点还未达成一致。我们将汉语研究者对“吧”的观点大致分为如下：

第一，以语意、语势、语气为依据，分析“吧”的语气功能。胡明扬(1981)最早提到语调的重要性。即使是同样的句式，同样的语气词，但是语调不同，整个句子所表达的语气不同，“吧”表示不肯定的口气。邵敬敏(1993)还指出，通过语音实验验证，在不同的语句中，表达的语阈、调域、调幅以及长短都不同。两位研究者指出，语调是语气表达的重要手段。将汉语的语气范围扩展到语调领域。

第二，以“吧”与句子类型相互作用为主，分析“吧”的语气功能。吕叔湘(1982)指出，“吧”出现在祈使句句末，表示命令、请求、催促、建议等；出现在问句的句末，表示揣测的语气；出现在“好”、“行”、“可以”等后面，表示同

* 岭南理工大学 观光系 讲师

意；出现在句中，表示举例、让步、左右为难；出现在“v就v吧”，表示没关系。朱德熙(1982)还指出，“吧”出现在是非问句，表示疑问；“吧”出现在特指问句、选择问句、反复问句，表示祈使。邵敬敏(1993)指出，根据主语与命题内容，将疑问句中的“吧”语气功能分为四种，这可概括为“估测”与“祈使”。

比较而言，这三位研究者构拟“吧”与句子的功能类型。值得注意的是，“吧”的语气功能与句子类型并不一一对应，而且“吧”的语气功能并不完全是由句子类型决定的¹⁾。因而，胡明扬(1981)、齐护扬(2002)等不少研究者持有否定的观点。另外，吕叔湘(1982)、朱德熙(1982)、邵敬敏(1993)所提出的“命令”“祈使”等的说法，从语言功能的角度探讨“吧”的语气功能。

第三，以说话者对命题态度为依据，分析“吧”的语气功能。徐晶凝(2003)指出，“吧”表示对命题内容作出推量，并要求确认。徐晶凝(2003)引入西方学界的情态概念重新分析“吧”的语气功能，她是从说话者对命题信疑程度角度描述“吧”的语气。以往的研究也是从这个角度开展的，例如，陆俭明(1984)指出，“吧”表示信疑之间的口气；胡裕树(1995)指出，“吧”表示“半信半疑”；贺阳(1992)指出，“吧”表示“非确认”；邵敬敏(1993)指出，“吧”大于疑0，而“吧”小于疑1/2。

比较而言，情态的概念与汉语的语气概念有相似之处，但是，严格来说它们又有区别，然而，又有交叉之处。尽管如此，借助于情态的概念重新认识“吧”的语气功能还是很有研究价值的。

总而言之，研究者除了从狭义到广义，或者，从不同的范畴分析语气词“吧”的语气功能。这都是与研究者如何看待语气范畴有着密切相关。

基于语言行为理论框架，将“吧”的言外行为分为三种类型，并此基础上讨论“吧”的句法特点，情态表现以及语言功能。

1) 周士宏，〈“吧”的意义、功能再议〉，《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2009。

II. 表达言外行为²⁾的“吧”

语言行为理论是由最初奥斯汀(1962)提出的观点, 后来塞尔(1969)将奥斯汀的观点补充而修改。塞尔(1969)认为, 言外行为目的是为了执行某种行为, 即将说话看作为一种行为, 如“断言”“指令”“承诺”“表达”“宣告”³⁾。

本文以说话者的言语的目的、心理状态以及命题内容为主, 将“吧”的言外行为的分为: 1.“吧_{断言}”; 2.“吧_{承诺}”; 3.“吧_{指示}”。

1. 断言行为

断言行为(representatives)是指对某件事实的陈述、断言、结论等⁴⁾, “吧_{断言}”有以下几种句法特点。第一, “吧_{断言}”常常与是非句共现。例如:

- (1) 是谁这么关心你啊, 是男朋友[吧]⁵⁾?
- (2) 这就是你们全家[吧]?
- (3) 也许是职业毛病[吧]。
- (4) 您是萨马兰奇主席[吧]?

上述例句是由“是”字句子与“吧”构成, 被划分为由“是”字构成的命题与语气词“吧”。句末带“吧”之前, 分别表示“是男朋友”“这就是你们全家”“也许是职业毛病”“您是萨马兰奇主席”, 仅叙述一般的事实。与此不同, 句末带“吧”, 命题就变成说话者确保命题真实性的内容, 命题还反映说话者的心理状态。从例(1)-(4)中得出, 说话者对命题表示肯定的态度, 以及对命题具

-
- 2) 奥斯汀的三种行为模式: 1.言内行为(locutionary act); 2.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 act); 3.言后行为(perlocutionary act), 言外行为通过“说话”所执行的行为。
 - 3) 王澎, 〈浅析奥斯汀与塞尔言语行为理论〉, 《现代妇女(下旬)》第3期, 2013。
 - 4) 姜望琪, 《当代语用学》, 第1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45页。
 - 5) 语料来源于北京大学语料库(CCL)与戴桂芬、刘立新、李海燕编辑的汉语口语1-6。

有某种确信。而说话者相信自己的想法是真的，因而“吧”能实现断言行为。

第二，“吧_{断言}”与表示“可能语气⁶⁾”类的副词共现。例如：

- (5) 大概半个月[吧]。
- (6) 可能是我有问题[吧]。
- (7) 估计是六十八九岁[吧]。
- (8) 好像是在一九六几年[吧]。
- (9) 恐怕你们也不干[吧]。
- (10) 你一定有什么条件[吧]？
- (11) 对方也必然有次预算了[吧]。

齐护扬(2002)将“大概”“可能”也许“等副词归纳为或然语气；将“一定”“必然”等的副词归纳为必然语气。或然语气与必然语气均蕴含着对命题的不完全确定性。正如以往研究已多次提到，“吧”也表示不确定的语气，而往往被误解为它们有相同的语气功能。然而，它们的语法位置不同，属于不同的词类，一定是表达的语气也有所不同。例如“大概半个月”的焦点在于说话者叙述一般的事实如此，在现实世界中，此命题可能会真，可能会假，可以判断的命题的真假。“大概半个月吧”的焦点在于说话者对此命题有某种确信，即表示说话者确保命题的真实性。基于命题的真值，说话者向听话者传达说话者对命题的真实性。“吧”与这些副词在句法结构上可相互作用，然而最终表达的语气不一致。我们必须将它们分开来去研究语气词“吧”的语气功能。

第三，“吧_{断言}”常与表示“情态⁷⁾”副词类共现。例如：

- (12) 房租很贵[吧]？
- (13) 差别非常大[吧]！
- (14) 太神奇了[吧]。

6) 参照齐护扬(2002)〈论现代汉语语气系统的建立〉提出的分类标准。

7) 与6)同上。

从句法结构来看,例(12)–(14)可切分为两个部分,分别划分为“房租很贵”与“吧”;“差别非常大”与“吧”;“太神奇了”与“吧”。“很”“非常”“太”修饰后面的形容词,“吧”还是管辖整个命题的内容。“吧”基本上不受程度副词的限制,在句法结构上占据比较独立的地位,而在句子中“吧”与程度副词的相互作用相对较弱。另外,虽然“吧”是附着性较强的语法单位,但是从语义上来看,句子带不带“吧”,其表达的意思完全不同。由副词和形容词构成的命题仅表示对某种事实的程度等级,表示叙述性较强的命题。与此不同,例(12)–(14)表示,在此叙述性的命题上增加说话者的主观认识,同时通过疑问、祈使、陈述形式向听话者要传达说话者的主观判断。可见,“吧”是以人与人之间交际为目的而实现的语法单位,假如说话者不保证命题真实性的内容,那么“吧”不能实现交际意图。

第四,“吧_{断言}”常与“不用”“不至于”“不会”等共现。例如:

- (15) 先不用[吧],都是老关系。
 (16) 总不至于[吧]!
 (17) A: 别提了,我们俩可能要吹了。
 B: 不会[吧]。

我们首先考虑命题是否定词“不”对整个命题的否定,还是“吧”对否定句子的主观认识。如前所述,“吧”作为附着性较强的语法单位,加在整个句子的句尾,使“吧”对否定句子的判断性的解释更加合理一些。而例(15)–(17)的命题还表示对“不用”“不至于”“不会”说话者的判断性陈述,“吧”还实现断言行为。而上述例句中的“吧_{断言}”还是说话者向听话者传达某种信息,此信息是以说话者主观判断上形成的内容,传信的依据是具有较大的主观性。然而,说话者对此信息具有较低的确信,从而要向听话者确认或者强调自己的想法,而并不表示疑问或者询问。以往研究者往往将“确认”与“疑问”或者“询问”混在一起,“确认”其着重强调的是对事物进行肯定时所发生的过程⁸⁾,疑问则是指

8) <https://baike.baidu.com/item/确认/6292977?fr=aladdin>.

不能确定而可以通过提问解决问题，询问是向听话者征求意见、打听。这三者表面上具有相似之处，然而，这三者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吧_{断言}”在心理上对此命题具有确信，而只是想向听话者确认自己的主观认知，即表示使确认。而并不表示向听话者征求意见，也不是要解决问题。

第五，“吧_{断言}”常出现在“好”“是”“得了”“算了”“行了”等后面，形成一种固定搭配。例如：

- (18) 安妮：我想去洗个澡，再去吃饭。
 丽莎：好[吧]，我等你。
- (19) 杰夫，周末咱们俩骑车出去玩玩儿，好[吧]？
- (20) 王老师：早点儿去选。
 丽莎：好[吧]，顺便问一下，可以在往上选课吗？
- (21) 下次一块儿吃饭的时候，你请我，再加上这位朋友，行了[吧]？
- (22) 和我这位中国朋友差不多，是[吧]，汪峰？
- (23) 你说是[吧]？
- (24) 又想用你那双布鞋换？得了[吧]，我已经有鞋穿了！
- (25) 得了[吧]，你别自我感觉良好了。
- (26) 你叫陈存仪对[吧]？
- (27) 哦，丁先生，对[吧]？
- (28) 我看算了[吧]，何必呢？
- (29) 算了[吧]，你不是已经结婚了吗？
- (30) 这样[吧]，要是你有时间就帮我练习英语口语，怎么样？
- (31) 这样[吧]，今天我请客。

“好吧”“行了吧”“是吧”“得了吧”“对吧”“算了吧”“这样吧”在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词语，在人们的认知上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形式。这些词语位置分布比较自由，可出现在话语开端、中间、句末。根据研究者的观点，在不同的语境中这些词语表示询问、商量、赞同、建议、祈使等。吕叔湘(1982)指出，例(18)的“好吧”表示“赞同”或者“答应”，例(30)–(31)中的“这样吧”表示“决定⁹⁾”或者“建议¹⁰⁾”。然而，这接近于从语境中引出来的语用意义。

上述例句中的“吧”并不表示采取某种行为，比如，例(18)“好吧”表示对听话者的某种行为的肯定态度，后接待具体的行为；例(30)-(31)也是“这样”只表示指示状态、方式、程度而已，也不表示具体的“决定”或者“建议”的语言行为，也是“这样吧”后接待“建议”或者“请求”的具体的语言行为。“好吧”“行了吧”“是吧”“得了吧”“对吧”“算了吧”“这样吧”均是说话者对命题做出来的判断性叙述，关注的是说话者在命题为真的可能性前提下进行发话，可以看出说话者对命题的表现出的态度。邵敬敏(1993)也指出，通过“期望值¹¹⁾”的词语解释“吧”与说话者的心理状态的关系。总之，“吧”是投射到说话者心理态度的语法单位，“好吧”“行了吧”“是吧”“得了吧”“对吧”“算了吧”“这样吧”凸显出来说话者确保对命题的真实性，表示一种相信的心理态度。除此之外，邵敬敏(1993)还指出，“是吧”“对吧”传递要求对方予以证实的信息，换句话说，本文所提到的与“确认”或者“强调”功能有相似之处。

第六，“吧”出现在假设让步句。例如：

- (32) 可是，有时候一些宴会炸到了头上，不去[吧]，得罪人；去[吧]，也是勉为其难！
- (33) 即使你像我一样[吧]，想象看，小偷先生在你的马桶上，看着别人写给你的情书，吃着你…
- (34) 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吧]，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
- (35) 哪怕是最穷[吧]，一结了婚，也该知道下一步是什么呀。

吕叔湘(1982)、张谊生(2000)指出，上述例句中的“吧”表示“犹豫不决”或者“左右为难”。但是，如果上述例句中的“吧”被去掉的话，句子仍然表示“犹豫不决”或者“左右为难”。另外，卢英顺(2007)指出，“不V吧……V吧”中的“吧”表示“削弱”或者“降低”的语气。据他的观点，句末带“吧”语气变弱，这意

9) 戴桂芙、刘立新、李海燕, 《한어구어2》, 동양북스, 2018, 43页。

10) 戴桂芙、刘立新、李海燕, 《한어구어5》, 동양북스, 2018, 67页。

11) 邵敬敏(1993)指出, “期望值”指对人或事物所抱希望的程度, 描述说话者对人或者事物的一种心理状态。

味着带“吧”之前的句子原有某种的语气。塞尔(1969)将叙述句与施为句区分开来,叙述句是指描述某件事实;施为句则是指实现某一行为。叙述句可以验证命题是否真假,与此不同,施为句谈不上命题的是否真假。因为叙述句的焦点在于“描述”某一事实,施为句的焦点则在于“实现”某种行为。所谓言外行为是通过说话来体现出来说话者的意图,根据说话者的意图,行事具有某种语力,运用动词、语调、句末的成分等能够起语力作用,这将叙述句变成施为句¹²⁾。而我们认为句尾的“吧”在叙述性命题上增加一些说话者的主观认知,句末带“吧”将一般的叙述句变为施为句。

上述例句中的“吧”出现在假设让步句中,假设让步属于非现实范畴,非现实性主要用来描述只在想象中出现或感知的情景¹³⁾,在假设让步中的事实以说话时为基准还未发生,因而无法验证命题的真假,而多反映说话者等主观认识的世界,在假设让步中“吧”出现在前一句的句尾,说话者通过确认假设命题,后一句接着表述其假设带来的结果。

第七,举例格式中常与“吧”共现。例如:

- (36) 嗨,学校门口能坐的车的事,拿公共汽车来说[吧],有专线车、空调车、无人售票车、双层车……
- (37) 这些城市都是历史文化名城,古代也有做过首都,有很多名胜古迹,比如说西安[吧],有你一直想看的秦始皇陵兵马俑,有六千多年前原始人生活的半坡遗址,还有汉代、唐代很多帝王的陵墓。
- (38) 拿我家来说[吧],早上大家都忙着去上班、上学,早饭也随便吃点儿或者不吃。
- (39) 人跟人不一样。拿我来说[吧],主要是看电视。

“拿……来说”“比如说……”等表示典型的举例格式,表示从某个方面提出话题。例(36)-(39)也是不带“吧”句子仍然成立,那么句末带“吧”说话者要表

12) 梁俊杰,《赛尔言语行为理论研究》,《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13) 税昌锡,《情态:定义、特征与表达手段》,《浙江科技学院学报》,第4期,2018年,280页。

达什么?句尾带“吧”之前“公共汽车”“西安”“我家”“我”仅表示叙述性的举例,而句尾带“吧”增强说话者的主观性,即变为判断性陈述的命题。在此过程中,“吧”对例句赋予说话者对命题的真值的可能性,“吧”较低的可能性确保命题为真,从而实现断言行为。说话者通过确保命题的真实性让听话者注意到说话者的观点。说话者对听话者也是对确保命题信息的真值有所预测的。假如听话者不认为或者不知道说话者判断性陈述的信息是真值的,那么这个谈话就不成立。

第八,常用于“A就A吧”格式中。例如:

- (40) A:对不起,我不想去了。
 B:不去就不去[吧]。
- (41) A:我不想吃馒头了,吃饺子好吗?
 B:吃饺子就吃饺子[吧]。
- (42) A:现在吃,还来得及吗?
 B:好吧,陪你们吃,来一个就来一个[吧]。
- (43) 老同志们不理解就不理解[吧]!

据我们的观点,“A就A吧”的格式可被划分为“A就A”与“吧”两个部分。杨德峰(2005)指出,“A就A”格式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一定的选择性。倘若将“A就A”看作为一定的选择性,那么“吧”可表示此选择性的说话者的主观认识。即使是“A就A”句式的命题与具体的行为有关,然而“A就A”句式并不表示说话者讲出说话者或者听话者将要做某事,而无论听话者是否实施某一行为,说话者均表示无所谓、没关系的态度。就算如此,这并不意味着说话者对“A就A”句式表示否定的态度。说话者则坚持肯定的态度,肯定的态度指出说话者确保“A就A”句式所表达的真实性。而此结构中的“吧”实现断言行为。

2. 承诺行为

承诺行为(commisives)的要点是说话者承诺他将做某事¹⁴⁾。“吧_{承诺}”有两

种句法特点：1.主语为第一人称的单数；2.动词具有 [自主] 的语义特征。例如：

- (44) 那我就经常找你聊[吧]！
- (45) 那我付钱[吧]。
- (46) 我也去[吧]，帮帮你的忙。
- (47) 还是我来[吧]。
- (48) 我陪你去[吧]。
- (49) 我还是先送你去医院[吧]？

上述例句显示，说话者与动作行为的主体一致，说话者对将来某一行为做出承诺。假如主语非第一人称的单数，那么就表示他人的行为。然而，主语是第一人称的单数不一定表示“吧_{承诺}”。例如：

- (50) 我太不男人了[吧]？
- (51) 就想跟你聊聊，我没猜错[吧]？

例(50)–(51)命题表示说话者的判断性陈述，与此相比，在例(44)–(49)中出现“聊”“付”“去”“来”的自主性动词，命题表示说话者将来采取的具体行为。要实现“吧_{承诺}”，主语必须是第一人称，而命题内容一定要是说话者将要采取的行为，这是“吧_{承诺}”的必要条件。邵敬敏(1993)也提到，“吧”与主语，命题的之间的相互作用。虽然他的研究范围限定为“吧”在疑问形式中的表现，但是他的观点也值得去参考的。邵敬敏(1993)并没有严格区分命题的类型，然而，仔细来看，他以主语的类型与命题的内容的相互作用为依据，分析“吧”的语气功能。根据我们的分类标准，重新将他的观点分为五种类型。例如：

- (52) 我很有福气[吧]¹⁵⁾？

14) 姜望琪, 《当代语用学》, 第1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45页。

15) 邵敬敏, 〈“吧”字疑问句及其相关句类比较研究〉, 《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议论文

- (53) 我给你拿一杯冷水[吧]？
 (54) 你衣服穿少了[吧]？
 (55) 志芳，咱们交这个朋友[吧]？
 (56) 爸爸，我送他老人家，可以[吧]？

例(52)主语为第一人称的单数，命题内容与判断性陈述有关；例(53)主语为第一人称的单数，命题内容与行动有关；例(54)主语为第二人称的单数，命题内容与判断性陈述有关；例(55)主语为第一人称的复数，命题内容与行动有关；例(56)人称不明，但是，命题内容与判断性陈述有关。邵敬敏(1993)将例(52)–(56)分别表示：判断；服务性建议；估计；祈求性建议；确认。“判断”“估计”均归纳为上节提到的“吧_{断言}”；“确认”是向听话者强调自己的想法。无论主语是第几人称，命题内容是如何，“吧”均向听话者确认并强调自己的想法。从信疑程度来看，“判断”“估计”可有两种解释：1.对命题有把握，所以向听话者确认；2.对命题有疑，而说话者向听话者确认。不管是从信或者疑角度来看，都不是完全确信。“吧”并不表示半信半疑，而信不过于疑。

以往研究例(53)的服务性建议与例(55)的祈求性建议均归纳为建议，或者，表示祈使语气。根据语言的普遍性，将祈使范畴看作为上位范畴，将命令、建议、请求、祝愿等归为下位层次。在实际语言使用中，比较难以判断下位层次之间的语言功能上的差异。但是肯定的是，服务性与祈求性建议在句法结构上是可以比较清楚地区分语言行为，例如命题表示将来采取的某种行为，根据主语类型分为：“吧_{承诺}”；“吧_{指示}”¹⁶⁾。以往研究往往从不同的范畴上分析语气词“吧”的功能，而给语气词“吧”研究带来对“吧”的名称以及含义上的混乱。因而，如何建立“吧”的语气概念是非常关键的。

总之，“吧_{承诺}”从说话者来看，说话者相信他所承担的行为对听话者有益；从听话者来看，听话者也认为这一行为对自己有益。例如“给你拿一杯冷水”从说话者与听话者的利益关系来看，是一种有益的行为。

集》，1993。例(53)–(56)与例(52)同上。

16) 在第三节详细陈述“指示”行为。

3. 指示行为

指示行为(directives)指说话者试图使听话者做某事。“吧_{指示}”与“吧_{承诺}”不同之处：“吧_{指示}”试图叫听话者做某一行为¹⁷⁾，“吧_{指示}”有以下几种句法特点。

例如：

第一，“吧_{指示}”受主语的限制，主语为“你”“你们”“您”“大家”或者第三人称。例如：

- (57) 你再问问别人[吧]。
- (58) 你们看着办[吧]！
- (59) 您说[吧]。
- (60) 大家都来尝尝[吧]！
- (61) 爸爸饶了我[吧]。

在例(57)-(61)中，主语不等于说话者，而主语是行为的主体，命题内容是说话者讲出听话者将要做的某事。

第二，主语为“我们”或者“咱们”。例如：

- (62) 我们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 (63) 咱们互相学习[吧]。
- (64) 咱们上课[吧]。

“我们”“咱们”兼表行为的指示者与行为的主体，命题还蕴含着与说话者一起做某件事的另外的行为主体，即表示听话者与说话者共同做某事。而以往的研究将“吧_{承诺}”与“吧_{指示}”均归纳为“建议”或者“祈使”。然而，“吧_{承诺}”与“吧_{指示}”有两个方面不同之处：1.从命题内容来看，“吧_{承诺}”与“吧_{指示}”均表示将来的行为，然而，“吧_{承诺}”行为的主体仅限于说话者。“吧_{指示}”行为的主体除了说

17) 姜望琪，《当代语用学》，第1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45页。

话者以外,还包括听话者,“吧_{指示}”表示说话者试图让听话者做某事;2.从心理态度来看,“吧_{承诺}”凸显出来说话者愿意做这一行为,与此相比,“吧_{指示}”希望听话者也遵从这一行为,而“吧_{指示}”表示希望或者愿望的心理态度。因而,我们将例(62)-(64)归纳为“吧_{指示}”。

第三,主语为省略。例如:

- (65) 安妮:你看,门口写着“八折”,进去看看[吧]。
 丽莎:“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价钱降这么多,质量能好吗?
 安妮:看看又不要钱!
 丽莎:那就进去看看[吧]。
- (66) 王平:(点的菜上齐了)请[吧]。
- (67) 下面我们轻松一下,请观众们说说您最大的希望是什么,开始[吧]!
- (68) 服务员:什么事?请说[吧]。

虽然上述例句中的主语均未出现,可我们从语境中能够看得出来。例(65)-(67)的主语为说话者与听话者;例(68)主语非说话者,命题是让听话者做某件事,“吧”表示指示行为。吕叔湘(1982)从交际意图角度,上述例句中的“吧”表示“命令”“请求”“催促”“建议”;朱德熙(1982)是从语气角度来看,上述例句中的“吧”表示祈使;胡裕树(1995)、贺阳(1992)、邵敬敏(1993)、齐护扬(2002)等从说话者对命题的态度来看,“吧”表示低确信或者非确定。研究者从不同的范畴来看解释语气词“吧”,均得到合理的解释。汉语语气词“吧”范畴与交际意图、情态等其它范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语言中,各个范畴的语言现象非常复杂,互相之间如何作用也显得比较混乱。汉语语气词“吧”的语气概念也非常复杂,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考察基于汉语的语气词特点给出语气词“吧”的语气功能。

第四,“吧_{指示}”与动词重叠形式呼应。例如:

- (69) 你再问问别人[吧]。
 (70) 你们尝尝[吧]。

- (71) 暖和暖和[吧]！
- (72) 说说[吧]？
- (73) 这是菜单，你看看[吧]？

朱德熙(1982)指出，动词重叠形式分为两个音节，单音节与双音节，这时后面出现的音节读轻声，动词重叠形式起口气暖和的作用。与非重叠形式相比，上述例句中向听话者传信的时候，让听话者感觉到更加暖和、委婉、轻松的感觉。

第五，“吧_{指示}”与“快”呼应。例如：

- (74) 快道歉[吧]！
- (75) 快睡觉[吧]！
- (76) 别站在外边聊啊，快进去[吧]！
- (77) 来来来，快到里边坐[吧]！
- (78) 咱们现在就赶快走[吧]！
- (79) 飞机就要起飞了，快上去[吧]。

与动词重叠形式不同，“吧”与“快”共现让听话者感觉到更加紧张、直爽，甚至会有压迫的感觉。而非重叠形式与“吧”共现还能表示指示行为；如果“快”被去掉，那么“吧_{指示}”依然不会产生变化。只不过说话者对听话者的情绪或者感情不同而已。即说话者通过重叠形式或者副词“快”等表达说话者的情绪。从广义来看，假如“吧”的语气范畴还包括与其它句法成分相互作用带来的口气，例(69)–(73)兼表指示委婉轻松感；例(74)–(79)兼表指示紧张感。而“吧”与不同的语法形式呼应会带有不同的口气。

第六，“吧_{指示}”与表示否定的“别”“不要”共现。例如：

- (80) 你既然吃药难受，就别吃药[吧]。
- (81) 请大人息怒，别听新坏人的挑唆[吧]！
- (82) 病住院了，不要紧[吧]？

(83) 陛下的伤势稍好一些, 还是不要亲去蒙古[吧]?

“别”“不要”均表示禁止或者劝阻, 上述例句表示说话者试图让听话者禁止将来某一行为。“吧_{指示}”出现在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中, 但很少出现在感叹句中, 可见“吧_{指示}”在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中出现起有共同的作用。

例(80)-(81)被划分为“[(命题)吧]”, “吧”还表示对“别吃药”“不要紧”“不要亲去蒙古”等的说话者的主观认识, 主观认识包括对命题确定性的判断、获得信息的来源、对信息的已知或者未知的是否等¹⁸⁾。上述例句显示, 说话者的发话目的不是为了单纯地禁止听话者的行为, 而是在说话者已经预设到听话者会做某种行为的前提下, 禁止听话者将来要做的某件事。说话者对自己的想法有确信, 而“吧”在陈述、疑问、祈使的句子类型中, 均确认为强调说话者的想法。

第七, “吧_{指示}”常与话语标记“我看”“那”呼应。例如:

(84) 我看你还是用我的手机打[吧]。

(85) 我看, 咱们还是换个地方[吧]。

(86) 我看, 你再买一台新的[吧]!

(87) 那咱们开始[吧]!

(88) 那咱们就去那儿[吧]。

“我看”“那”一般位于句首, 表示说话者的主观态度。当“吧”主观认识命题的时候, 需要某种的判断根据。上述例句显示, “吧”主要是根据说话者的主观认识判断对命题的确信程度, “我看”“那”与“吧”共现时, 说话者的主观意识会更加凸显。另外, “我看”“那”已经作为话语标记, 一般用于交际的对话中, 这样的话语标记暗示着在说话者的认识上进行对话。对话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向听话者传达并希望听话者按说话者的想法去做某件事。在语料分析显示, “我看”“那”的话语标记除了“吧_{指示}”还能与“吧_{断言}”“吧_{承诺}”呼应。

18) 박재연, 《한국어 양태 어미 연구》, 서울대학교 박사학위논문, 2013.

III. 结论

本文分析了语气词“吧”的语气功能。“吧”加在整个句子上头，凸显说话者对命题的主观认识。从而语气词“吧”可实现交际功能、说话者对命题的确信程度、向听话者传达对命题的确信等。语气词“吧”语气功能与不同的范畴密切相关，与不同的语法范畴纠缠在一起，语气词“吧”的语气概念并不简单。本文虽然未解释清楚其它语法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然而，我们可以重新认识语气词“吧”的语气系统。语气词“吧”的使用情况如下所示。例如：

〈表 1〉语气词“吧”的使用情况

		“吧”		
说话者对命题的态度		低确信		
说话者向听话者传信		确认		
言外行为		断言“吧”	承诺“吧”	指示“吧”
命题内容		与判断性叙述有关	与说话者的将来行为有关	与听话者或者说话者和听话者的将来行为有关
说话者的心理状态		相信	意图	希望
句法特点	与主语限制是否	○	○	○
	与或然类，可能类共现是否	○	×	×
	与情态副词共现是否	○	×	×
	与动词重叠形式共现是否	×	○	○
	与否定词“不”共现是否	○	×	×
	与否定词“不要”“别”共现是否	×	×	○
	与“快”共现是否	×	×	○
	与“还是”共现是否	○	○	○

		“吧”		
句 法 特 点	与话语标记“我看”“那”等的词语共现是否	○	○	○
	常见的固定格式	1. 是非句 2. 好吧/行吧/得了吧/算了吧/是吧 3. 假设让步句 4. 举例格式 5. A就A吧	-	-
与句子 功能类 型共现 是否	在陈述句出现是否	○	○	○
	在疑问句出现是否	○	○	○
	在祈使句出现是否	○	○	○

<参考文献>

- John, R. Searle, 《表示和意义：语言行为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 John, R. Searle, 《语言行为：语言哲学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 崔冬梅, 〈奥斯汀与赛尔言语行为理论浅释〉,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2009.
- 懂芳良, 〈现代汉语祈使句的句末助词“吧”语用功能探析〉, 《华文教学与研究》第1期, 2016.
- 贺阳, 〈试论汉语书面语的语气系统〉,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5期, 1992.
- 胡明扬, 〈北京话的语气助词和叹词〉, 《中国语文》第6期, 1981.
- 胡明扬, 〈语气助词的语气意义〉, 《汉语学习》第6期, 1988.
- 胡明扬, 〈陈述语调和疑问语调的“吧”字句〉, 《语文建设》第5期, 1993.
- 胡裕树主编, 《现代汉语(重订本)》,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5.
- 姜望琪, 《当代语用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孔玉华, 〈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浅释〉, 《商丘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 2007.
- 黎锦熙, 《新著国语文法》, 商务印书馆, 1992.
- 梁俊杰, 〈赛尔言语行为理论研究〉, 《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2.
- 刘月华等, 《实用现代汉语语法》, 商务印书馆, 2002.
- 陆俭明, 〈关于现代汉语里的疑问语气词〉, 《中国语文》第5期, 1984.
- 卢英顺, 〈“吧”的语法意义再探〉, 《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2007.
- 吕叔湘, 《中国文法要略》, 商务印书馆, 1982.
- 吕叔湘主编, 《现代汉语八百词》, 商务印书馆, 1982.
- 冯军伟, 〈认识情态与传信情态〉,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第4期, 2012.
- 马建忠, 《马氏文通》, 商务印书馆, 1983.
- 齐沪扬, 〈论现代汉语语气系统的建立〉, 《汉语学习》第2期, 2002.
- 齐沪扬, 〈情态语气范畴中语气词的功能分析〉,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第3期, 2002.
- 任明章, 〈现代英语中的语气、情态和语言行为〉, 《华东工业大学学报》第2期, 1997.
- 邵敬敏, 〈“吧”字疑问句及其相关句类比较研究〉, 《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议论文集》, 1993.
- 沈家煊, 《不对称和标记论》,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1.
- 沈家煊, 〈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 《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文双月刊)》第4期, 2001.
- 税昌锡, 〈情态: 定义、特征与表达手段〉, 《浙江科技学院学报》第30期, 2018.
- 孙汝建, 《语气和口气研究》,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9.
- 孙淑芳, 〈赛尔言语行为理论综述〉,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第1期, 1999.
- 王澎, 〈浅析奥斯汀与赛尔言语行为理论〉, 《现代妇女(下旬)》第3期, 2013.
- 吴剑锋, 〈语气、功能与句类〉, 《外语学刊》第2期, 2016.
- 徐晶凝, 〈语气助词“吧”的情态解释〉, 《北京大学学报》第4期, 2003.

- 杨黎黎, 〈假设条件的非现实性和现实性〉,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1期, 2015.
- 俞如珍, 〈Searle对言语行为的分类〉 第4期, 1989.
- 赵春利、石定栩, 〈语气、情态与句子功能类型〉, 《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文双月刊)》 第4期, 2011.
- 张雪平, 〈现代汉语非现实句的语义系统〉, 《世界汉语教学》 第4期, 2012.
- 张晓峰, 《现代汉语语气词“吧”、“呢”、“啊”的话语功能研究》, 上海师范大学学位论文, 2003.
- 赵元任, 《汉语口语语法》, 商务印书馆, 1979.
- 周士宏, 〈“吧”的意义、功能再议〉, 《语言教学与研究》 第2期, 2009.
- 朱德熙, 《语法讲义》, 商务印书馆, 1982.
- 이혜윤, 《화용론》, 한국외국어대학교출판부, 2009.
- 박재연, 《한국어 양태 어미 연구》, 서울대학교 박사학위논문, 2013.

< Abstract >

Based on Austin's framework of Speech 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ood function of Chinese modal particle "ba". As a grammatical marker, the modal particle "ba" expresses the speaker's subjective understanding of propositions. "ba" is closely related to illocutionary act, and it is a linguistic act of representative, commissive and directive speech act. And the speaker confirms or emphasizes his subjective cognition to the hearer through "ba". On this basis, the mood system of the Chinese modal particle "ba" is re-established.

Key Words : 吧(ba), 语气(mood), 语言行为(speech act), 情态(modality), 传信(evidential), 交际意图(illocutionary act)

